



我与《我与地坛》

□ 江蓝

古园

许多年前，那座荒废的园子周边，住着一家人，他说自从祖母带着父亲来到北京，一直住在古园周围，几十年里搬来搬去，宿命般和园子离得越来越远，仿佛那园子就是为了等他，而历尽沧桑在那里等待了几百年。

在那几百年里，园子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是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是他该来了，这里为那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一定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去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几年，他终于弄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它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在那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在那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整理纷乱思绪，窥看自己的心魂。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母亲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儿子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他出去走走，知道老待在家里会更糟，但她也担心一个人在那荒废的园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她知道有些事不宜问，因为她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儿子不会愿意一同前往，所以她从未那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儿子一点儿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她只是在那本是狂妄年龄却忽然截瘫的儿子要动身时，无言地准备、帮助、目送。

儿子在园子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的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说为你我想，被命运击昏了头的儿子也没来得及替她想想，他因在自我生死深渊里。

园中不止有男孩的车辙，有过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出于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恼，男孩一次次选择与母亲在园中交错分离，直到母亲猝然离世，才心神恍惚母亲不能再来园中找他了。那倔强和羞涩，只留下痛悔，丝毫没有骄傲。

四季

要是以园中声响来对应四季，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飘扬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

要是以园中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隐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锈绿，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

因为这园子，我常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甚至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园子，会怎样想念它，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见它。

众生

到园子里来的人都有谁呢？一对中年夫妻，一男一女是老夫老妻，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几乎是风雨无阻地出现在园子里。十几年里，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那对夫妻或许注意到一个小家伙进入了中年，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

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嗓子不错但技术不算精到，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会儿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块，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他往北去，他往南去。有一天，在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他们互相点了头，说了你好，说回了，说再见。但是他们没有再见过，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那平常的再见，是有意的道别。

一个老头，是个好饮者，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园中消磨午后时

光。他在园中闲逛，如果你不注意看，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但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

还有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单等一种罕见的鸟。早晨可以看见一个女工程师从北向南穿过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园子回家，素朴并优雅。还有那个被埋没的长跑家，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从开怀痛骂到平静叙述，他们互相叮嘱再试着活一活。

兄妹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第一次在园中看见她，大约三岁，她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一边唧唧呀呀和自己说着话。哥哥在沿墙根一带的茂草里面捉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

时隔多年，一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在那几棵大栎树下，才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她依然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哥哥赶走戏耍她的人，把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了家。

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设若智慧和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园神

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这么多年坐在园子里的我，有时候是轻松愉快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是悠哉游哉的，有时候洒落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我的生死和写作编织在一起。

看穿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那个唱歌的小伙子一直唱，我在园子的角落写，长跑家说我玩命跑，你玩命写，写到恐慌，写到像个人质。等不再恐慌也不像个人质了，欲望也没有让人自由。

在园子里坐着，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饰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给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是坐坐离舞台太近了。

他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他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与福祉。

地坛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想说，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

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太久了。看到一张照片，便到园子里去找照片里的那棵树，树还在，但是已枯死了，身上缠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遇见那个你不记得我我我记得你的老人，她问你母亲还在吗，你母亲有次问有没有看见一个摇着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得太久了。

必有一天，但是那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玩不够呢，心里好些好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是一对恋人，互相一次次说着一刻都不愿离开，又互相一次次说着时间已经不早了。可能那天我会同时是他们三个。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和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顶去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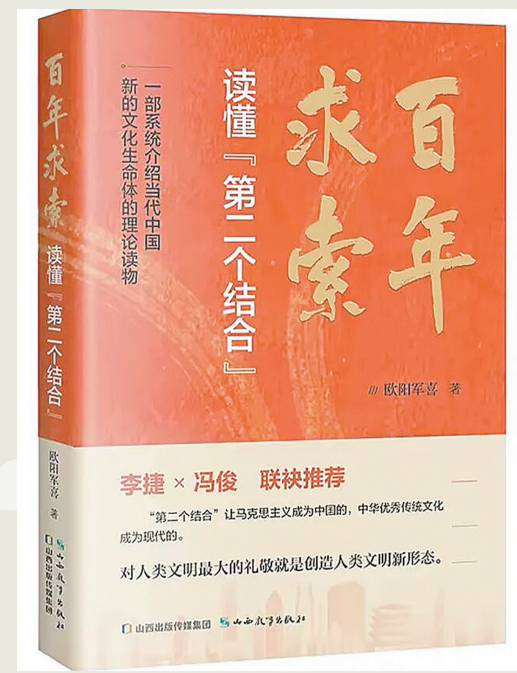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成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名字，大可忽略不计。

这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与它相见很晚。有人可能说部分言语消极，我只能说那是求全责备了。

不讲课本，只读汪曾祺写“秋花”：“菊花、桂花、木芙蓉……”一个孩子忽然举手：“老师，‘坦荡’是不是就像咱们校门口那片晒场？空空的，亮亮的，什么都能放下？”满座静了两秒，随即笑作一团——那笑声，比秋阳更暖，比桂香更久。

十月并非只属于丰盈。当暮色渐浓，我合上最后一本作业本，抬头望见窗外一株千年乌桕树，叶已半红半赭。它不争春色，不抢夏荫，只静静把整个秋天酿成自己的颜色。

原来拥抱金秋，并非要攥紧所有绚烂；而是如这树，如这苑，如我们每日俯身拾起的一粒粒微不足道默默无闻的粉笔头、一句童言、一页未干墨迹——以沉静为壤，以耐心为光，在时光深处，长出自己的季节。



《百年求索：读懂“第二个结合”》
欧阳军喜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26年7月第一版

本书立足大历史观，贯通百年党史，梳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艰辛探索历程，阐释新时代“第二个结合”提出的历史必然与重大价值，解码“何以中国”的文化密码，揭示中国特色的内在底蕴。读懂“第二个结合”，才能体悟这一论断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理论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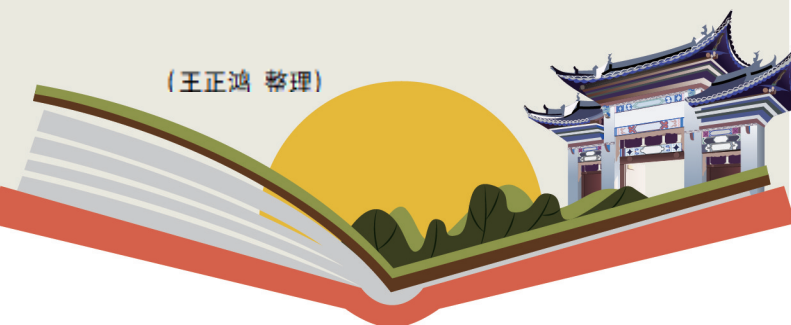


《碳硅纪元：青少年人机共生漫谈》
郭毅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7月第一版



《人工智能美学》
[英]玛格丽特·博登 厄内斯特·爱德蒙兹 著
周丰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第一版

作者玛格丽特·博登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著名学者；作者厄内斯特·爱德蒙兹为先锋数字艺术家，德蒙福特大学艺术、设计与人文学院教授。该著为打通人工智能理论、美学哲学、数字艺术实践的跨界经典著作，系统探讨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后引发的核心美学议题，如机器能否产生真正的创造力？算法创作是否具备审美价值？人机协作如何重塑艺术的创作逻辑、审美标准与存在形态？由此，该著从哲学思辨的视角，剖析了算法美学、交互艺术、生成艺术的底层逻辑，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美学体系。



大理州全民阅读

“书香润乡村”读书活动走进巍山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陈雨彤 文/图) 书香飘乡野，雅韵润民心。10月24日，大理州2026年全民阅读“书香润乡村”读书活动(巍山专场)在巍山县大仓镇幸福村村委会农家书屋顺利举行。

活动以“书香润乡村·舞韵伴童心”为主题，将静态阅读、趣味知识互动与彝族舞蹈非遗体验相结合，邀请巍山彝族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闭洪金和妻子闭满笑现场参与，吸引了当地30名学生代表、10名村民代表及基层农家书屋管理员参与，把农家书屋变成了兼具书香气息与民族文化特色的乡村文化阵地，让乡村孩子和村民在书本阅读之外，近距离触摸本土非遗文化的魅力。

活动分为室内书屋悦读与室外非遗体验两个板块。在农家书屋内的“书屋悦读，书香润童心”环节，主持人介绍本次“读书+知识竞答+非遗体验”的活动设计初衷，并现场宣读《巍山县“绿书签行动”倡议书》，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良好风尚。随后的主题阅读时光里，参与活动人员在书架间自由挑选民族故事、家乡民俗、少儿科普类读物，在字里行间了解家乡的历史与文化。

阅读分享环节中，3名学生代表分享了自己读到的民族故事与家乡民俗片段。永福小学五年级学生杨诗漫动情地说：“今天，我在《群策群力》一书中读到了家乡人民当年修福庆水库的故事，为他们的精神感动，也让我更加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今后，我会坚持多读书，把家乡的美好故事分享给更多同学，让书香永远浸润美丽的乡村。”传承人闭洪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打歌背后的起源传说与生活小故事，把书本里的文字和大家日常熟悉的民俗场景串联起来。互动环节，题目涵盖阅读知识、优秀传统文化、护苗绿书签等多个类别，现场的村民和学生举手抢答，气氛热烈，答对的人领到了主办方精心准备的纪念品。

“非遗体验，舞韵乐飞扬”环节。两位非遗传承人简化动作，设计了适合小学生学习的踏脚、摆手、转圈、拉手围圈等舞蹈动作，让孩子们很快就能掌握基础动作。“以前只在节日里见过彝族打歌，从今天起我会认真真地进行学习，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学生王梓琪开心地说。

据了解，本次“书香润乡村”巍山专场活动，是巍山县今年全民阅读进基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将公共阅读服务与本土非遗资源深度融合，不仅让乡村孩子在农家书屋收获了书本知识，也通过沉浸式体验加深了对家乡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在乡村营造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活动由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巍山县委宣传部、大仓镇党委主办，巍山县新华书店、大仓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幸福村党总支共同承办。

▼工作人员向互动环节中答题正确的学生送上纪念品。(摄于10月24日)



大理市“人社政策直通车”——

书香为媒助力惠企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陈兴福 童晓燕)大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联合大理沧物流公司党支部于近日开展“党建联建沐书香·政企同心促发展”读书分享活动，以党建为纽带，推动思想共育、服务共促。

活动中，参与者分享经典读物，从文学著作中感悟奋斗担当。在政策答疑环节，人社业务骨干围绕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工伤认定标准、延迟退休具体政策等多个问题，与企业职工面对面交流，打通惠企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

据了解，今年以来，大理市“人社政策直通车”业务专班已线下服务企业10余家、面对面解决疑难问题70余个，线上播出政策解读视频6期，让人社惠企利民政策精准直达企业、暖心服务直抵职工，助力大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黑水河》研讨会在大理大学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阿颖畅) 我州作家段成仁散文集《黑水河》研讨会近日在大理大学图书馆举办。

活动由大理大学文学院、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滇西文艺评论工作坊承办。纳张元、李智红、李达伟、北雁、农为平、饶峻妹、董晓霞、段丽、米晓雪等评论家，以及大理大学文学院部分研究生代表参会，围绕作品展开多维度研讨。

《黑水河》以滇西黑水河谷为叙事原点，将个人生命体验、乡土众生命运与地域风物融为一体，既是写给故乡的乡情书，也是一部精神返乡的心灵史。作品既书写河谷山川草木、民俗风情，记录普通乡民的悲欢沉浮，也冷静审视乡土社会的人性幽微，叩问生命、生存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命题。

研讨会上，专家们充分肯定《黑水河》的文学价值。大家认为，该书跳出单纯田园牧歌式书写，带着谦卑悲悯的目光打量乡土，语言兼具诗意与写实质感，把正在消逝的滇西乡土记忆留存于文字，为滇西当代乡土散文创作提供重要样本。与会者还就作品的地域书写、生命哲思、人物塑造、语言艺术以及现代化背景下乡土写作的出路展开交流，同时也对作品后续创作拓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此次研讨会，为本土文学作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助力挖掘滇西文学资源，推动了大理本土散文创作进一步发展。



在书香苑里拥抱金秋

□ 张世杰

晨光初透，千年书香苑的木格窗棂被染成琥珀色。我轻轻推开那扇漆色微褪的旧门，风铃轻响，像一声悠长的“早安”。案头摊着孩子们昨夜归还的《稻草人》，书页边角微微卷起，夹着一枚银杏叶书签——脉络清晰，金黄如熔金。

十月的风不急不躁，穿过院中那棵老桂树，抖落细碎香雨，簌簌落在《唐诗三百首》的封面上。几个孩子蹲在廊下，用粉笔在青砖地上默写“空山新雨后……”字迹歪斜却认真；隔壁班朗读《秋天的怀念》的声音悠悠传来，声调里有未脱的稚气，也有初识深情的微颤。

最动人的，是午后的“共读时光”。阳光斜斜铺满长条木桌，像一条流动的河。我们围坐，